

台港海外华文女作家

# 名家

## 小语

下

琼瑶：敲三下，我爱你！／席慕容：爱的絮语  
白韵琴：善待自己／亦舒：有些男人  
梁凤仪：不可共产／曹又方：孤独与爱  
小思：今夜星光灿烂／小四：烛泪  
马巧云：七彩色相／尤今：悬案  
尤琴：拉让江上／心枫：醉饮一窗阳光  
木令晷：忘不了的地图册子／丹扉：别让我知道  
方瑜：晞发／方娥真：月亮下的推理

潘亚暎 编

珠海出版社



I16/P677 V.2

台港海外华文女作家

下

名家小语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家小语 / 潘亚暾编. —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0.10

I. 名... II. 潘...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世界 - 现代  
IV.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1848 号

### 台港海外华文女作家名家小语

终 审: 成 平

策 划: 赵洪林

责任编辑: 赵洪林

封面设计: 冯建华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香洲银桦新村 47 栋 A 座 2 楼

电 话: 2515348 邮政编码: 519001

印 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二三二工厂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21.25 字数: 42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ISBN 7 - 80607 - 711 - 1 / I · 286

定 价: 38.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沈花末：**诗人，台大中文系毕业。现任自立晚报副刊主编。著有《水仙的心情》、《关于温柔的消息》、《有梦的从前》等诗、散文集多种。

## 这是你最使我感动的一部分

传真纸上说：“我们有七种颜色盛开的杜鹃，红、粉红、白、黄、粉红与白混和、红与粉红混合以及浅紫。草地上开满了小紫花，草长得好高好高了，实在该剪了，可是，我舍不得那么美的小紫花……”

我看见了一个人对花草的爱情。

你以善良注释生活态度，这是你的气质中最使我感动的一部分。

我们各自拥有一套小桌子、小椅子。我喜欢的时间是各自坐在小桌前，临着长窗草地和绿树，写字或者谈话，有时看着阳光进来了，又看着阳光出去了。那样，充满童趣。

**宋贻瑞：**香港当代儿童文学家、翻译家。毕业于上海幼儿师范学校、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作品有儿童小说《阿红的悲哀》、《沙沙的生日礼物》，译作《夜晚的笛声》等。

## 讨书读

想起小时候的读书狂劲，有件趣事值得一提。

因为自己是个小孩子，没有太多的零用钱可以用来买书，所以我读的课外书大多是借来的，渐渐养成了对一切文字的东西感兴趣，无论走到哪里，只要见到书就抓来读。

记得那时的商店出售些小商品都是用旧报纸或旧书页来包装的，尤其是一些卖熟瓜子、花生的炒货店，他们用低价从旧书店买来一叠叠书，随手抽一本，把书脊扯松后放在台面，遇到有人买一角钱瓜子、两角钱花生，秤好货后就从那本已松了骨架的书上撕一页下来折成个三角尖形，把炒货倒入内，再左一摺右一折，中间一扣，就是一个鼓鼓的三角包。我每次放学回家经过炒货店，就买一包一角钱的花生（因为我那时很瘦，听说边吃花生边喝水会发胖），回家边吃边看书，吃完还把包花生的那页书摊开来，小心地抚平它，把它也读了，这才扔到畚箕里。那虽然是没头没尾的一段文字，却也能令我津津有味地咀嚼一番，从这支离破碎的情节想它的前因后果，倒也从中得到不少乐趣。

有一次,我从那一张包装纸上读到了段有趣的故事(记不得是什么故事了),那短短的正反两页上的情节发展太吊我胃口了,我急于想读到它的上下文,灵机一动,跑回炒货店,找那放在柜台上的残书。当然在我买了花生之后已经又被撕下了好几页,要读个连贯的故事根本是不可能的了,但我仍央求店主让我读读下面的那部分书,店主见我“痴”得可以,索性把那半本书送了给我!

**何锦玲** 苏州人,现任香港《青岛日报》星辰版主编,香港集成图书公司总经理,专栏作家,著有《锦心絮语》等多种。

## 誓 言

他们把爱的誓言,写在海边大岩石上,男的去到大海彼岸;女的在家乡里耐心的静静等待。一年年过去,船没回来,船上的人也不见踪影。他们的孩子长得比岩石高;岩石上的字依然清晰,女的还在等待……。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真希望将它写成小说,无奈笔钝,只能再三回味故事的凄凉,凄凉中的美。

这个多情女人,不单把誓言写在石上,还把它深深地植在心坎上,她牢记他的允诺,纵然大海将他躯体卷没,卷不去的,却是他的爱和叮咛。

口中的誓言,或可信取;但无数说的人不会把它放在心上。他们将誓言用做阿谀,说说,讨人欢心;说过,变成一阵轻风。听的人记在心头,说的人已经淡忘,也许正在向另一个人诉说同样的字句。

可悲的是,千万男女为誓言倾迷,宁可信其有,不信其无。守了一辈子的空洞誓言,有什么用呢?世上有真情,但是真情难求。

我时常想：“我永远爱你”这五个字，看来平平凡凡，道来简简单单，若要应验的话，可要得一番时间和精力。

青年男女整天把誓言挂在唇边，若不能经千锤百炼也是徒然。

## 性的吸引

许多女人，不屑被男人称为“花朵”：事实上，在办公室里，女性绝对有花朵的作用，她们使室内的气氛更加融洽，更加愉快，也更加守礼。

打扮洁净，穿着适中，应对大方的女职员，使人如沐春风。男士不再说粗语，不再有鲁莽的作风。他们表现得温雅有礼，只因为有女士在旁。

在这个世界里，美妙的事无限；女人以她天生的条件，为它带来许多生机。比方一个宴会，如果清一色的是男士，不知有多单调，不知有多无聊。

女人迷人的笑靥，苗条的身躯，诱惑的声音，使男人颠倒陶醉，这是性的吸引。女人不当忘记这份荣幸，而应该随时让它有洋溢的机会。

女人最忌讳对自己失去信心。当一个女人对镜顾影，心里不应担心皱纹或雀斑。女人如果懂得发挥，那怕七老八十。

无妨也视自己为花朵。这朵花永远为装饰存在，又有何



关系？

当你装饰了他人的生活，无形中也装饰了自己的生活。女性的吸引力，不全为男士而发光。试想一朵花的娇艳，它除了点缀一片自然的美妙，瞧瞧那一身明媚，自己心中无端也浮起甜蜜和自豪。

## 宽 恕

当别人做错事时，你斥责他呢？还是宽恕他？

承认错误需要勇气，宽恕他人的错误，更需要勇气。面对着一个使你咬牙切齿、痛恨欲绝的人，你能宽恕他吗？

我们如果想想：“我也可能犯错，到时候我也希望得到宽恕。”那么，我们便能宽恕他人。我们多替别人着想，假设他人处境为我们处境，自然没有不可宽恕的罪过。

当我们宽恕他人，自己也能获得“新生”的快慰。一个人最骄傲的时刻，应该是发现过错，转头回身的时刻，如果，你是宽恕他错误的人，你不给他重新做人的机会吗？

当门开启，一切牵挂都烟消云散。也许是幻想成真，也许是希望落空；但门打开了，心结也解开了。不管幸和不幸，总会有所安置。

当我们站在门外，静候门开，心情要轻松，要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面临将发生的一切。

我喜欢突然的惊喜。每次我敲门,心里总有很多问号——前来开门的,会是谁呢?门内又有些什么新鲜东西呢?

只要门一关,就是我们自己我的世界了。我们在门内,暂时和世俗隔离。用不着和行人摩肩接踵,也不需要和不喜欢的人打哈哈。

夜半,风来敲门,别有一番凄凉。小狗倚门守户,最为忠诚。初次拜见女友家长,按门铃可真紧张。远游回乡,推开大门,眼角都是泪。

平凡的“门”,事实上,却是耐人寻味。

## 寄语月光

在你象牙般的裙摆下,我当真是世上的首富。你未曾给我珠宝,未曾赐我琼宇,但我已心满意足。

啊,月光,请照亮我的小径,也为他照明。在你仁慈的庇佑下,我们入梦不惊,即使恶梦扰我们安眠,我们也会再次酣然甜睡。

你在遥远的天上,我是人间一粟。你的一丝光辉,便足以教我双眼明慧。

我常在静静在夜里窥视你。我无意深知你的秘密,只想分摊你的叹息。最提心云儿扰乱你,压得你透不过气。

然而,云儿欺负我,我只能无助地跺脚,你在天一方,我在

地一角,我伸长了臂膀,顶多能角及你的光,至于你的面庞与身躯,我却无力安慰你。

我只好在你的裙摆下祈祷。清风是我的证人,草地是我的笔记。我声声实话,句句真诚。呵,美好的月光,你赐我自由,我得以遨游。我的眼因你而亮,心因你而明。请继续指引我,使我脚步永不紊乱,思绪永远清醒。

也请你守护我所爱的人,让他永远无惧,永远坦荡磊落。

这世界因为有了你,才不致于空虚,我们有了你,才不致于寂寥。月光,月光,若你有知,请伴我们,直到永远。

## 爱的那天

记得那天,就像今天,是傍晚,有细细的雨,洒得一地亮晶晶。

在静得像旷野的咖啡室,你为我掏一小把细石,细石流过我手指间,你含情地诉说那恒久不易的字句。

封闭多日的情怀,在烟丝弥漫里漾开了。我不再恋爱,你不再恋爱,今天就此打结。

你可知我的脉搏忽成激流?可知我的心跳不再是慢车。如果今朝你爱我,明朝可会依然爱我?

不要用漂亮的眸子看我,请用一颗真心待我;不要用温热的手握我,请用一份深情爱我。

音乐和烟丝一样缥缈,今天是铸情之日,我愿拨开云雾见你,我愿见赤裸裸的你,不带人间丝毫粉饰。

无视于将来,无视于青春老去,亲爱的,今天我见你真的面目,日后必珍惜这景真实。甜言蜜语或能慰我一夕,我单求绵绵的深情。

爱的那天,就像今天。小花伞遮不住大地细雨;但是你宽阔的臂膀足够护我。亮晶晶的水泥地,炎热滚烫的心,情景依稀,依稀在眼前。

从爱的那天开始,当真不再爱了。

## 乡下佬的爱情

一对生长在乡间的老夫妇,在他们结婚六十年的纪念日,吃着女儿送来的美食,老先生嘴巴嘀咕着:“你母亲当年好丑!”

多么天真可爱的老人!这句话,他也许会嘀咕一辈子;但是,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神情愉快,流露出对平实婚姻生活的满足。

我认识许多乡村夫妇,他们给人的印象总是朴拙可亲的。他们守着心爱的家园;耕种祖先遗下来的土地,吃着自己土地上长出来的蔬菜果实。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不若都市里的人们刺激,却是恬静可爱。

他们夫妻几乎是一起挥汗吃苦的。当不痛快的时候,或有争执;但是大家直言不隐瞒,不到多久,雨过天晴,又是和好如初。

都市里的夫妻关系,愈来愈疏远了。当农村的夫妻坐在家门前打扇子聊天时,都市的夫妻或许各自还在马路上奔波。新潮的婚姻观念,在都市男女的心中积下深刻的印象,婚姻对他们来说也许不顶重要,但是乡下佬仍然坚持传统的看法。丈夫尽管无赖,太太尽管丑恶;但他毕竟是丈夫,她毕竟是太太啊!

我们多么希望乡村的夫妻关系,能够永远保持纯朴和谐,不受都市靡乱生活的影响。

**吴淡如：**台湾人，1964年生，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现就读台大中研所。著有短篇小说集《淡如轻风》。

## 懂得太多，所以怕痛

关于爱情，我以为，你什么都不懂，后来才明白，原来是懂得太多，所以怕痛。

我的爱情三段论法是这样的：

情窦初启的时候，总以为一生只爱一回是最崇高贞洁的信念；渐渐修正“只真爱一回”的时候，在爱情路上早由全然青涩走向半生不熟；直到承认过往恋情是一次又一次的实验，只为寻找最适合厮守终身的人，那便深深入定了。

恋爱是一首可长可短的抒情诗，婚姻通常是一本凑不成言情小说的流水帐。

听起来悲观，说来却也不惘然。种种光华灿烂的恋爱激情如烟硝火花齐放后，有满地不复美丽的碎屑待收拾，总不可能天天都是过年过节的日子。

**吴美筠：**香港大学中文系毕业，现职香港浸会学院语言中心。《九分一》诗刊编辑。现任《诗双月刊》编辑。

## 奇 遇

穿荧光橙塑料围衣的男人施展臂膊最浑厚的力量掌推那肉堆的人团挤入没有空间的车厢，人群熙熙蠢动又趁铁门关闭时复归静默。他勉强给逼置饱滞的环境里检算一天开始的严肃。

悻悻地开始起行了。每个神色划一地各异其趣，繁忙时间已铸订上班前已如昨晚熬夜的倦容。他实在找不着事情填满这段空档：右手穿扭过某大胖子圆鼓鼓的后脑勺，仅能伸出三根指头钩住稳脚的铁柱，左手在蜂拥混乱时忘记插入裤袋，只得任由身旁香水女士的硬皮磨沙提包压牢，点穴般随车身晃动互相擦挤，再亲热也没有了，头颅怎么妄图转动？怎么寻找四周陌生脸孔的认许？左右逢迎呼嘘呼嘘不过痒人的鼻息，不欲交流废弃的二氧化碳也不行，所云同坐一条船，万一出了岔子九死一生，罹难时唯有保持个人独特的姿势，痛感休关。

无法描写他此刻的表情，企图努力保持微侧的头来稍留几分距离，避开面前中年男士发梢渗透的发乳混合汗臭的气味，使他已疲于整理自己的面目。与其他人无异，把持某种无

法阅读的表情状态,可以使陌生在最亲密中显出适度的疏离,各自努力呈示互不牵涉的相貌。

顺着头势斜睨,如果傲视同群眼珠走上最高的位置,他必定看见一张宣传“弹性上班时间”的海报,尺方的相片逼满一张在玻璃面挤歪的嘴脸,也霸占他整双眼睛的视域;回避一面镜子,他垂目重睹狭小车厢内各式人等乖张的样子,试图有意无意间寻觅一丁点意外的新趣或者共鸣似乎绝无可能。

几分钟的路程显得额外漫长,绷紧的位置和关系,有时一成不变,有时又前赴后继——

她被发现时是个硬得像尊石膏像,静止的线条交不出半句对白,连眼角累聚着水分的睫毛也无力颤动,只簌簌涌流的泪水替她的存在稍稍提供了较实质的根据,像被张贴在车门旁的玻璃墙,一旦分隔排排端坐的乘客,她反而拥有自我的天地。没有人留意有她在流泪,大家处于严峻的戒备状态,随时驾应战卒尔骤闯的外来乘客、呛动的人潮,她出奇的淡静和不相关的情绪使她似有还无地脱离了群众,且毫不显眼地在腮边悬吊一枚终于沉沉坠落的泪珠。他险些错过,只偷瞥一下,是把头抵着横架的臂膀时看出来的,不动声色,竟不禁回头牢牢盯紧。

他开始为无法阻止她的泪和难过感到极端不安,像个守秘密的人,坚持中暗带彷徨;她不该如此,她怎么这样?可能是个心死的情人,放弃过往千真万确的温馨,然而忍捺不住,浮光掠影的情节忘却得支离破碎。

他抖擞一下,想象不可以浮浅——那不去抹净的泪痕无疑经历了沉积的底蕴,以致清除是不必要的,控制也是徒然的。他想到历史,有点颠沛的感觉;她想到将来,一个地方落



难,逃不到另一方,整个人,是否崩溃无不一样低调阴沉,等待别人诠释或者遗忘。可不可以只为死掉一位亲人,甚至为失踪的一只猫,足以及在笼罩的阴郁里发现逝亡的气味,绝对的痛。再没有理由相信意义,没有生存的理据。

他其实不相信在转接的时空可瞬间把问题融解,但可以做点什么呢?车子自顾不暇,乘客也推捏由人。他伸出手来,想替她擦泪。伸过大胖子的脖子,在几乎瞌睡的洋葱头拐个弯,再拨开那女强人的曲发,直直奔向她冰薄的脸。用力以指尖吸纳泪。

再抬眼,她已下车。

## 你眼底的火灾

夜半三更,电话乍响,那边传来某女子嚤嚤的悲恸,我握紧话筒,是忽然重许许多多,像早已给哭湿了老半天捏得住。没来由的,劈头泣血的一句:不得了,我爱上一个人了。最末的“了”字竟抖律几个音度才幽幽怨止。我惘然望出窗外空洞的黑夜,想象一双黯哑乏神的眼睛,想起穆旦的诗:你底眼睛看见这一场火灾,你看不见我,虽然我为你点燃。

我端坐起来,准备一副理智且解人意的辅导姿态。是暗恋吗?得不到的比垂手摘取的额外烘托得矜贵,不是的,那大概是你从对方找回自己渴求的影子,印证一些自恋和自卑